



呈现 女性写作书系

狂奔不止

CHENGXIANNUXINGXIEZUOSHUXI

张人捷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呈现 女性写作书系

狂奔不止

张人捷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狂奔不止/张人捷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呈现女性写作书系)

ISBN 7-5306-3180-2

I. 狂… II. 张… III. ①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
国 — 当代 ②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J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763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4 字数 187 千字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定价: 15.00 元

序

谢有顺

把戴来、丁丽英和张人捷三人的小说集成一套丛书出版，并无意于为本已鼎盛的女性写作助言，而是旨在观察女性写作的另一种风貌。在当下写作界，一提起女性，无论读者还是论者，总是把它与身体、性和私人话语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以致它在新一代女作家中成了相互效仿的写作规范——凡女性似乎就要走身体写作的道路，凡身体就与性相连，凡私人话语就多是一些闺房细节，这几乎成了一个无法逾越的大限。它看似把写作带回到了个人空间中，实际上，不知不觉却形成了新的类型。这种新的类型化所蕴含的危机是不言而喻的。你只要稍稍看一看现在的女性文学，就会知道那已不是什么个人写作，而是到处充满了与个人为敌的类型化和符号化；就是另类，现在也成了主流。真正的女性视角反而被遮蔽。

当我看多了这些有着相似面貌的女性写作之后，不由得

渴望读到一种新的女性文学，它与私人经验的泛滥无关，也与身体的自渎无关，而仅仅是呈现文学本身的美和力量。在新一代女作家中有这样的文学吗？我于是注意到了戴来、丁丽英和张人捷这几个人。她们的小说，没有张扬的现代生活的符号，人物没有夸张的新人类作派，故事也不刻意安排在酒吧和迪厅这样的另类场所进行，从外表看来，这是一些非常诚实的小说。然而，它同样把一种真实的当代生活的现场带到了我们面前。清明的理性，简洁的故事线条，深刻的时代精神，以及人性中那些细微的起伏变化，这些新的话语精神，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年轻女作家的写作面貌，也开辟了一条触及现实、表达内心的新的话语道路。

与其他女作家那种夸张、恣肆且略显虚假的话语方式比起来，戴来、丁丽英和张人捷这几个人的写作最重要的特点是节制与诚实。她们并不炫耀隐秘的私人经验，也不轻易把写作当成精神自恋的后花园，而是尽可能在一些当代生活的细节中发现和展开她们对存在的追问。这三本小说集中的许多小说（如戴来的《准备好了吗》、《别敲我的门，我不在》，丁丽英的《熨斗》、《孔雀羽的鱼漂》，张人捷的《何日君再来》、《今天是愚人节》等），都是优秀而敏感的文字，尤其是在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方面，她们各自显示出了自己特殊的才华。比如，《熨斗》和《孔雀羽的鱼漂》写的不过是平常的生活细节，但正是这些细节对一个人的折磨和逼迫，不知不觉地将现代人内心隐秘的危险慢慢地显露了出来。丁丽英善于在不动声色中，把生活里那些破裂、残缺、危险、令人漠然且无

所适从的部分指给我们看。《熨斗》写的是一对夫妻，外表看起来是美满的，背后却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与双方的性格、道德无关，而是因为二者在性欲望上的差距所致。女方只想要个孩子，只想安安静静地生活，对性没有多大的兴趣；男方在性上却像一个贪嘴的大孩子，“他不断地要求，却老是觉得不够。好像那是只大容量的啤酒桶，你可以不停地把空杯子放在下面，然后打开龙头。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感到疲劳过。就像那些讨厌的知了，不定什么时候就叫了起来，你却没法让它们停下来……”，“有时候，他会惭愧地说，他实在是控制不住。他会乞求，会哭泣。更多时候，他是厚颜无耻的。他会说，我是他老婆，他有这个权利。要不然人家娶老婆干什么呢？我一再向他表白，我爱他，甚至愿意为他去死，可我讨厌他那套鬼把戏。”——很清楚，丁丽英是想告诉我们，有的时候，爱情的致命障碍并非源自精神领域的隔膜和冲突，欲望才是它最强大的敌人。“他实在是控制不住”，意味着“他”并不是有意要突破道德的防线去放纵欲望，只不过他无力战胜身体无休止的要求。而一个人欲望的大小，与身体施加给每个人的规定性有关，是与生俱来的，也是合理的，可它一落实到具体的婚姻生活中，就会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由谁来负责把它调适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尺度上呢？最终，“他”因为身体欲望的需求在妻子身上得不到满足，不得不带其他女人回家；而“我”目睹了“他”与其他女人的性事后，内心开始体会到一种正在远远到来的疯狂，双方的爱情联盟彻底溃败。由这篇小说我想到，在对待爱情、婚姻的幸福这点

上，也许我们确实忽略了身体欲望的节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一个人可以改变性路，可以改变精神追求，惟独难以改变的是与生俱来的身体欲望的节律，我们必须正视它。面对这场真实的危机，丁丽英在小说中想要恢复的，正是爱情的身体性。没有身体现实的爱情不过是一种观念，一种假想，一种虚拟的精神冲动，更多的时候，它不过是一个悲剧，或者它根本就不在场。

一个几千字的短篇，丁丽英却能够把女作家们业已说滥了的身体这个命题解读到如此崭新的领域，确实意味深长。她的另一个短篇《孔雀羽的鱼漂》，进一步写到了人与人之间这种微妙的困难关系，是如何借着生活的诱惑渗透到我们的内心之中，成为人与他者、人与自我之间发生分裂的原因之一。“他经常说婚姻也像钓鱼一样，需要耐心。”而人与他者、人与自我之间缺乏的恰恰是耐心，以致“有人会经常认不出自己的妻子，……有时候，我会认不出自己来”，“我在画画的时候并没有察觉时光的流逝，也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另外的时候，我却总是焦躁不安，要么就觉得困倦，仿佛我已在什么地方呆了很长时间了。”这种内心的分裂，交流的障碍，经常把人带到一种一事无成、一无所获的境遇之中，但丁丽英在小说中继续追问道：“又有谁是有所收获的呢？”的确，生活就如同钓鱼，我们总希望收获它的果实，结果却总是空手而归。

但生活仍然在继续。只是，在戴来、丁丽英和张人捷这一代作家笔下，出现了新的经验、声音和表达方式，她们不像其

他一些作家那样，故意用激烈的方式把生活描绘得完全不适合活下去，也不像另一些作家那样，把生活置于道德审判的视线之下，以表达自己的义愤。她们共同选择了新的进入生活的方式：不是审判它，也不是向往“生活在别处”，而是诚实地经历此时此地的生活，并写下自己的心灵经历这种生活时的证词。比如，张人捷的《何日君再来》中的“我”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经历者。这个人在美国打了六年工，由于有关中国的记忆也随之中断了六年，他回国之后，开始面对的是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碰到了一个叫小蜜的女孩，可他至终也无法把这个纯情的女大学生与倒腾油票、学生会主席、开豪华车、疯狂购物、妓女这一系列事实联系在一起，也想象不到，这个开着豪华车的女孩的家居然是在一个破败的小巷里。一边是最为现代化的商业符号，一边是最为真实的底层生活，二者都集中在这个女孩身上了，她就如同一个商业时代的人性标本，将欲望与人性、苦难与尊严交织的景象折射了出来。而“我”这个还停留在六年前的记忆中、喜欢听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的回国青年，面对着小蜜这个时代标本的经历和命运，内心反而是一片惶恐、不安和困惑，且带着淡淡的悲悯。

于是，现实在无奈、无聊、苦涩的背后，开始显露出伤感的一面。但张人捷似乎无意在这点上太过用力，更多的时候，她会选择游戏和戏谑的方式来理解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今天是愚人节》就是通过愚人节对生活的正常逻辑的扭曲和改写，把它内部原本就潜藏的矛盾、尴尬、痛苦、暧昧的欲望等

暴露出来，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自己以前一直置身其中的所谓的正常生活是那样的不堪一击。在这个看似荒唐的故事中，作者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对现代生活的调侃和怀疑。

相比之下，戴来在处理与现实的关系时内心最为坚决。她的短篇《准备好了吗》，在描绘父子两代人的冲突方面是极其出色的。儿子是一个行为艺术家，父亲则认为行为艺术是疯子艺术，他想阻止儿子继续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走下去，但办法用尽，儿子依然如故。最终父亲只好以自杀相威胁，不料，在这种父子两代人的对抗中，儿子还是胜利者，他把父亲准备自杀这一事件本身也变成了一场名为“围观·致命的高度”的行为艺术。儿子再也不是小时候的儿子了，“那会儿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很明白的，儿子听父亲的，天经地义的，而现在的一切都乱了套了。”有意思的是，戴来笔下的新一代人的坚毅表情正是在这种“乱套”中慢慢呈现了出来，与“乱套”相对的秩序反而遭了解构。在当下，一切已经改变，就是生存本身，又何尝不是一次行为艺术？从存在意义上说，每一个人既是行为艺术的主角，也是行为艺术的看客。活着本身已成了一台演给众人观看的戏。这台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准备好了吗？整个故事，戴来处理得极为流畅且引人入胜，她确实有一种能力，能够通过丰富的细节和冲突，巧妙地完成人物的内心转换。包括《别敲我的门，我不在》，戴来也是通过一个热线电话的细节，写出了一个人是如何将婚姻的痛苦一点点地转嫁到另一个人身上的，到最后，烦恼慢慢爬进

了一个叫安天的人的内心里，并把他原本就稀薄的生存快乐和生存信心粉碎干净。“别敲我的门，我不在”，这分明是一句烦恼者的言辞，但是，在一种更为苦难的现实（比如那个找不到自己儿子的老人）面前，它的声音变得相当微弱。你别奢望会有人和你分享烦恼，因为大家都已自顾不暇。再说，在一个烦恼如同病症一样在人群当中传播的时代，谁又有能力将自己从这种根本性的困境里解脱出来呢？

生活确实已经疾病丛生，但无论是戴来还是丁丽英、张人捷，她们不仅无意于从这种生活现场中脱身而出，反而不断地在话语内部挺进，以期握住现代生活的核心。我认为她们的写作路径是成功的，因为她们没有过分依赖自己那点有限的私秘经验，也没有刻意扮演另类和先锋，而是大量接受此时此地的生活细节和内心体验的援助，把小说真正当做艺术来精心经营。

也正是因着这种精神的在场和艺术的自觉，使戴来等人和其他作家之间实现了显著的分野。她们也许并没有什么鲜明的女性立场，但她们却有力地将小说恢复到了艺术和内心难度上，把小说还原成了小说本身。这同样是一个进步。当越来越多的女作家日渐将小说变成呓语、幻觉和自渎的场所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看见真正的小说家，那种将想象、虚构、叙述、语言和精神追问都应用得非常到位的小说家。这样的女作家并不会很多，但我相信，戴来、丁丽英和张人捷等人已经走在其中了。

2001年4月18日



作者简介

张人捷，60年代末出生。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现为编剧。著有随笔集《女人俱乐部》和长篇小说《我爱绯闻》，电视剧多部。



目 录

序	谢有顺(1)
---------	--------

请勿打扰	(1)
------------	-----

游戏规则	(7)
------------	-----

今天是愚人节	(29)
--------------	------

焰 火	(46)
-----------	------

疼 痛	(63)
-----------	------

少年杀人事件	(92)
--------------	------

何日君再来	(170)
-------------	-------

狂奔不止	(213)
------------	-------

小说! 小说!	(268)
---------------	-------

请勿打扰

我四处找阿汤
想问问他如何生此妙计
在我充满期待的纪念日子里
以一个“那种”男人作礼物
真让人终生难忘

我决定出去走走。家里实在是太憋了。一桌的菜，还配着烛台和玫瑰，鲜红的，李妈和我精心准备了一个晚上，为庆祝我结婚八周年，可阿汤到现在还没回来。

车子上了高速，远离了我们家那一区域的荒凉，看见公路上点点小黄灯从地上泛着微弱的光芒，我才发现自己还没想好去哪儿，事实上也没处可去。我在北京没什么朋友，以前穷的时候有过，后来阿汤和我有了钱，都疏远了。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我请她们吃饭，送她们礼物，和她们讲我的别墅，她

们就都走了,偶尔在街上碰见,叫她们,她们当没听见。

我还是把车子开到了圣恩酒吧,这儿的老板蓁蓁是我在女子俱乐部认识的朋友,俱乐部里都是我这样不用工作的女人,披着浴袍,在里面游来荡去的,那儿设备齐全,呆上几天几夜没问题。蓁蓁是个例外,她有工作,她晚上守着她的酒吧,也不怎么和我们这群人搭话,听我们尖着嗓子笑,连看都不看一眼。我知道我们的话题挺无聊,无非是谁和谁的老公如何了,谁的老公又把谁踹了。

我和蓁蓁是在桑拿房里搭上腔的,聊着聊着成了朋友。我不知道她怎样想,我是拿她当朋友的,反正我也没朋友,时常到她酒吧坐坐,打发阿汤不在家的寂寞时光。在这儿总能看得见人,男人,女人,中国人,美国人,非洲人,阿拉伯人,奇装异服,奇形怪状,好过我一人独守空房。我对蓁蓁说起我和阿汤的过去,她光听着,不插一句,这样的朋友真舒服。

推开圣恩酒吧沉重的木门,喧哗扑面而来,空洞的心一下子落地了,蓁蓁拎着酒杯迎过来:哟,今几个不是你和阿汤的结婚纪念吗?怎么一个人跑来了?我说有伏特加吗?来一杯!她看看我的脸色,交代了服务生,服务生一路小跑去了吧台。场子里已坐满了人,蓁蓁领着我绕来兜去,坐到一个角落,我被烂醉的人绊了一个趔趄,撮火得只想找人打架,蓁蓁拦我,说赖她把这儿的灯光弄得太暗了。

我一口气喝了三杯才定下神,我的对面是个男人,他在注视我。在摇曳的光影里,我喝过酒的眼神中,他称得上好看。蓁蓁送来杯苏打水问阿汤在哪儿?我答他加班,夜里才能

回来。她说阿汤常夜里回家，你不疑心吗？我噎了一下，我说我信他，他不是那样的男人。蓁蓁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说你信他就好。我说那会儿我们多穷啊……她不等我痛说革命家史，说那就好，你先坐，我去应酬别人。

我对着她的背影说，我真的信任阿汤。她什么都听不见，我只不过是枉对空气自说自话罢了。对面的男人搭茬儿了，说要不要喝点儿正常的？我说什么算正常的？他笑着举举手里的红酒。我说那也叫酒呀？他说伏特加太烈了，这种红葡萄酒养胃。我说好吧，听你的。他招呼来服务员，给我点了一杯同他一样的，这酒确实柔软绵甜，流到胃里，轻轻绕过。他用他的杯子仓促地碰了我的，发出清脆尖利的声音，还说了句祝你结婚八周年快乐。我一愣，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还知道你常来这儿，坐在前面往左的那个位子，一个人对着窗户，一喝就是一个晚上。我还诧异，他说因为我也是常客，常见你。我说我怎么没注意过你？他说哪儿有女人注意男人的？也是，我眼里只有阿汤。

他说你爱你丈夫吗？我说你不知道我多爱他。他追问那他爱你吗？我大叫你这话什么意思？他当然爱我了！我一推桌子，把杯子掀到地上。蓁蓁闻声跑过来问怎么了。我不依不饶，你凭什么说我丈夫不爱我？男人说我没这样说，我是问你丈夫爱你吗？我嚷，你凭什么这么问我？男人呆在那儿，搞不清这是什么逻辑。我忽然觉得没趣儿，说了句算了吧，于是就走了，蓁蓁也拦不住。

我刚打着汽车，就看见男人站在车头前，敲着玻璃。我将

两只前灯点亮，刺得他捂住眼，我趁机溜烟儿地跑开，手底下按着喇叭，我偏要无理！往家打电话，阿汤未归，我也不想回去，鬼使神差的，又折回圣恩酒吧。

没想到那男人还在门口徘徊。我变了主意，打开车门让他上车，满北京地转圈儿。我给他讲当年我和阿汤是怎样一起白手起家闯天下的，没有我就没有他，没有他就没有我，没有我俩一起就没有今天的生活。我是说给这个男人，也是说给自己，我和阿汤的感情是不可怀疑的，因为我们是从那样一段日子中走过来。男人沉默地听完了，深深叹息一声，似信，似不信。我说咱们还去哪儿？他说随你。手也似无意间搭在我腿上。我恍了一下，没提出异议。

结果是我随着男人去了他的住处，我要求的，我实在不想一个人就那样回家，我得找个人跟我一起待待，就这个晚上，别让我跟从前那样寂寞。

男人的家藏在城市西南一角，是北京人不屑去的位置。整个房间的气氛奢靡迷离，进了门我想都没想，一屁股坐到床上，一下窝在里面，原来是个水床，我随着水波荡漾，他也跟了过来，趴在我耳边问，想喝点什么？呼出来的气息喷在我脸上，麻丝丝的。我说喝酒吧。他起身去倒，我去翻他的VCD，全是赤身裸体的男女紧紧相拥。直到他端着酒站在我身后和我一起看、与我的脸凑得很近，我才意识到手里拿的东西是多么不合适。我像被烫了手，猛得把它们扔开。男人没说什么，递酒给我。我摸到临门的餐桌旁，那儿有一把能使我冷静的椅子。这个房间，处处是温柔的陷阱，将我拉往看不透的深



处。他坐在摇椅上，摇啊摇的，摇得我心慌意乱。他远远地看着我，透过晶莹剔透的玻璃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躲开他的眼神，又不知道该把眼神搁哪儿。他摸过来，蹲在我身边，我僵硬了身子，等待着下一秒钟将发生的事情……

从男人家里冲出来，我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开上车子，像疯了一样往家奔，一路上管他妈的红灯绿灯都冲过去，有几次和迎面的卡车擦肩而过，我也浑然不觉。

阿汤正坐在客厅看报，看到我吃了一惊，大概我的脸色也够难看。我没料到他已经回来，他说你怎么了，我瞥见桌上又一对包装华美的钻石耳环，扎着粉色绸结，我心一酸，是阿汤送我的结婚纪念礼物。我无心理会，大声叫李妈，阿汤走过来拉我，他说李妈刚睡，你干嘛？李妈披衣下楼来，迷迷糊糊地问什么事？我说给我放水，我要洗澡！李妈应着上了楼。我脱下所有的衣服揉作一团，扔到墙角。阿汤抱着我的身体，我尖叫，说别碰我！他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蹬蹬蹬上了楼，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泡在浴缸里，埋在许许多多泡沫下面。阿汤追进来，站在门口看我，我说对不起，阿汤，我刚刚从一个男人的床上回来。

阿汤提出离婚，我没什么可说的，我们俩平静地去了街道办事处。别墅和车归我，他离去，给我留下后半生足够用的钱。我对阿汤有丝感激的怅惘。

他的呼机落在车上，有人呼他，一个叫丽莎的女士，留言是“我做了一桌菜等你，庆祝我们的自由！”我读了很多遍才